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pj.2024.12.005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 曾荣灿, 张邦辉. 论新质生产力的人民导向——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的辩证关系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3): 284-298.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pj.2024.12.005.



Citation Format: ZENG Rongcan, ZHANG Banghui. On the people's orienta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 study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emancipation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5(3): 284-298.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pj.2024.12.005.

论新质生产力的人民导向

——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的辩证关系研究

曾荣灿^a, 张邦辉^b

(重庆大学 a. 马克思主义学院; b. 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00044)

摘要: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 人的解放和生产力解放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 推动着社会不断向更高级的形态演进, 旨在实现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关系的和谐, 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质态跃升的生产力, 具有鲜明的人民导向性, 其核心要义在于始终坚持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内在动力, 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重要目标, 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 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特质。然而,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 实现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的良性循环仍然面临诸多困境。首先,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 制约了高新技术产业的突破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其次, 高素质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 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再次, 生产关系的发展相对滞后, 传统的体制机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充分释放; 最后, 绿色发展的质量亟待提高,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持续增加。因此, 必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加大科研投入, 攻克核心科技难题,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 加强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 健全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深化人才流动机制改革, 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人才, 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深化体制改革, 破除体制性障碍, 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提升绿色发展的质量, 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从而推动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的良性循环, 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人民导向; 人的解放; 生产力解放; 自主创新能力; 创新人才培养**中图分类号:** F014.1; F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25)03-0284-15**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2024CDJSKPT18)**作者简介:** 曾荣灿,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mail: 2518668276@qq.com; 张邦辉,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一、问题提出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新质生产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经济版图,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了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导向,并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1]16}。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不仅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改变了劳动方式,人们得以从繁重低效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转而从事更具创造性和智能化的工作,进一步推动了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可见,新质生产力的崛起为人的解放和生产力解放提供了新的可能。

目前,学术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特征、驱动因素、生成路径等方面。在内涵特征方面,张琳等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哲学角度出发,认为新质生产力具有新科技革命的主导性、新产业赋能的前瞻性、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性^[2];孙绍勇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强调新质生产力具有颠覆性创新、较强融合性、高质量效能^[3]。在驱动因素方面,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经济^[4]、科技创新^[5]、财税政策^[6]等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生成路径方面,多数研究聚焦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生产力三要素,从产业转型、制度变革、人才培养等层面进行研究^[7-9]。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时代结晶^[2],更是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辩证统一的生动体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在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中,直接探讨新质生产力与人的解放、生产力解放关系的研究却较为少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社会公平正义^{[1]9}。在科技进步的浪潮中,如何实现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的良性循环,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真正符合人民的利益,满足人民的需求,成为我们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探讨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的辩证关系,以及如何践行新质生产力的人民导向,对于实现生产力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和谐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的辩证统一

人是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生产力的解放不仅依赖于人的劳动和创造力,也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人的解放促进了个人潜能的充分发挥,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解放和生产力解放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辩证统一关系,共同推动社会向更高级的形态发展,实现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关系的和谐,最终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

人的解放以建立自由发展的联合体为基本前提。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都能够摆脱外在的压迫和内在的异化,实现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无产阶级作为实现人的解放的主体力量,其运动与过去一切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截然不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0]411}。马克思强调:“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

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11]38}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旨在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以“普遍利益”为幌子的“虚假的共同体”,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294}。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个体不再是特定阶级的成员,不再贴有任何阶级的“标签”,也不再因生存竞争而相互对立,而是作为社会的个人,自由地发挥独特个性、潜能,获得充分发展其才能的机会和手段,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实现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物质前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关系的状况促成的”,“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2]368}。也就是说,解放的过程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1]42},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逐步推进的。人的解放作为一种历史活动,需要置于历史发展之中进行实际的考察。现实的人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的人,因而人的解放只有在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结构发生相应变化的情况下,依靠现实世界中的实际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人的解放“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11]39},“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10]86},人们根本无法获得解放。可见,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条件充分改善,个体才能摆脱贫困和压迫,追求更高层次的自由和发展,真正实现人的解放。

人的解放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首先,人是自然存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历史上经历了从人类受自然支配到成为自然“主人”,再到共产主义社会中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变迁。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2]120}“共产主义”不仅是对人的本质的最高复归同时也是对自然的复归,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们不仅为了满足物质需求而改造自然,还通过美化自然实现自我解放,达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其次,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的。从社会形态的演变来看,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打破了封建制度中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促进了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但也使人陷入了对物的依赖的关系中,导致人的个性和自由被物、资本和金钱所束缚,“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13]51},人的发展处于极度的片面化状态。共产主义社会消除了人对人的奴役,“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1]303}。“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4],每个人都能自由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生活状态和发展路径。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而存在,而是服务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后,人还会受到他自身的束缚和压迫。资本主义社会“遮蔽”了工人本真的身体,将其异化为工具或欲望的载体^[15]。为摆脱这种异化,工人必须解放身体,使其成为真正的本真身体,拥有审美感觉,“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11]303}。同时,还必须正确认识自身的精神、本质、价值和作用,摆脱自我束缚,成为真正自由的人。因此,实现人与自然、社会 and 自身的全面解放,实现人的个性由片面到全面发展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的解放追求的最高境界。

(二)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解放的理论

生产力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它不仅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以满足社会需求的物质力量,也是人的本质力量在生产实践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力由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三大要素组成。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与科

学技术日益紧密结合。科学技术不仅改进了劳动资料,使工具和设备更加高效、智能化,也优化了劳动对象,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极大地提升了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使劳动者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能和知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6]271}。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生产力的各个要素及其相互作用过程中,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促使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马克思通过考察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揭示了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巨大飞跃中的关键作用,进一步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6]777}。这一观点强调了科学在生产力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工具的改进者,更是生产力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关键性科学技术实现突破并发生质变时,必然引发生产力核心因素的变革,催生新的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的变化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17]。生产力作为历史活动的产物,受先前生产力和社会形式的影响^[18]。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当它达到一定阶段时,旧的生产关系往往无法满足新的生产力需求,反而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此时,社会必须通过变革来废除或改进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以建立与新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实现生产力的解放。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16]3}，“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6]3}。也就是说,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新的生产关系只有在旧社会内的物质条件成熟之后,才能存在并取代旧的生产关系。可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只有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时,才能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

(三)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的辩证关系

人的解放为生产力解放提供了动力源泉。首先,当人们从旧的社会结构和束缚中获得解放,思维和行为不再受限,创造力和主动性将得到充分释放,“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12]373}。人们的劳动从异化和被迫的状态转向自由和主动。劳动不再只是为了生存而被迫进行的活动,而是成为一种追求自我实现和满足人的本质需要的自愿行为。这使劳动者能够有更多的精力,以更加积极、更富有活力的状态投入到生产劳动,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其次,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传播提高了人们的技能和素质,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10]308}受过更好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能够更有效地使用先进技术、创造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最后,人的解放往往伴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如消除不平等、保障人权、促进民主等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营造了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社会矛盾的降低与社会整体的运作效率提升,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释放和增长。因此,人的解放不仅是生产力解放的必要条件,也是推动其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生产力解放为人的解放奠定了物质基础。首先,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重大飞跃(如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都极大地丰富了物质财富,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资源的极大丰富,让人类摆脱了生存的压力和物质的束缚,能够从仅仅是谋生手段的劳动中解

放出来,使一切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得到满足,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更全面的自我实现和自由发展的机会。其次,生产力的解放往往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改进,许多繁重、危险和重复性的劳动被机器替代,从而减轻了劳动者的体力负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使其不仅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创造性和智力密集型的工作,也更加注重自我发展和精神追求,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最后,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标志着技术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增加,更是社会结构和人的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社会分工变得更加精细、生产协作变得更加紧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对抗性转向合作性。这不仅增强了社会的整体凝聚力,也使社会更加公平、开放、包容,为每个人提供了更加平等发展的空间。人们不再受传统束缚,能够更加自由地表达自我,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实现个人价值,从而实现真正的解放。可见,生产力解放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力。

(四)人的解放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关联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新一轮技术革新催生了新质生产力,不仅重塑了生产方式,也深刻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新质生产力的涌现象征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进程中,人的解放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从生产力构成要素来看,科技创新引领下的新质生产力,催生了更具创造性的劳动者,更智能、更高效、更低碳、更安全的劳动资料,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和形式,将劳动者从繁重和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极大地释放了劳动者的创造力和潜力,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就劳动者而言,在万物智联时代,劳动者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知识型、创新型、自主型的高素质劳动者成为劳动的主力军^[19]。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驱动劳动者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专注于更复杂、更具创造性的脑力劳动,运用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推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就劳动资料而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了劳动工具的革命性改进”^[20],推动生产方式向智能化、信息化、绿色化转型。机械化和自动化技术替代了传统的体力劳动,虚拟数字人或人工智能承担了部分简单的智力劳动,极大地解放了人类劳动力,一方面使劳动者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从事更富有创意和决策性的工作,实现个人创造力、潜能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让劳动者不再受制于自然条件的束缚,能够在更广阔的生产空间内展开创造性劳动,促使劳动者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传统的征服关系转变为和谐共生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劳动对象而言,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新兴领域的迅速发展,劳动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物质形态,而是转向智能、虚拟和高科技等新形态,包括伴随科技进步新发现的更高级的原材料、注入更多技术要素的原材料和数字化信息、知识、数据等非物质原料等^[21]。劳动对象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不仅为劳动者创造了更加灵活的工作环境和更大的时间空间自由度,提升自我价值,也降低了体力劳动的强度,提升了劳动效率。同时,随着人的解放,劳动者得以以更开放的思维和创新精神探索新的领域,更轻松地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传统劳动对象、劳动资料进行改造和优化,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可见,人的解放与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形成良性循环,推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生产关系来看,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能够充分发挥每个社会成员的聪明才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良性循环。就生产资料所有制而言,生产关系强调生产

资料的公有化和共享性,生产资料逐渐具有社会公共产品属性,与传统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排他性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其更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创造有利条件。就分配关系而言,新的生产关系倡导按需分配原则,促进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人们的收入方式更加多元便捷,缩小贫富差距,提升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22]。就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而言,新的生产关系中强调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平等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向着共生合作发展。特别是数智化的生产资料增强了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协作性,赋予了劳动者更大的自主性、灵活性和创造性,打破了传统生产关系中的等级制度和不平等,创造了一个更加平等和自由的环境,促进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同时,人的解放进一步强调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个体拥有更多自主权和创造空间,积极参与生产决策,提出创新想法,改进生产方式,推动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个体有更多机会和资源进行自我提升,适应复杂多变的工作环境,推动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因此,在新的生产关系中,劳动者主体地位的确立激发了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解放释放了人的本质能力和潜力,进一步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实现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三、新质生产力人民导向的核心要义

新质生产力的人民导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等都能有效地服务于人民的实际需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提升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一)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动力

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日益增长,“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23]。人类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呈现多元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不仅要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还要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和发展。随着人民群众需求结构的升级,对优质供给的需求日益迫切,而这必然依托于更为先进和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指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13]15}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成为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必然选择,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构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驱动力。人民之需即是生产所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立足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根本需要,推动多层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变化、具体化、开放化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目标

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进步,更是人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未来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差别、人人平等的社会,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自由选择职业,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在这样的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将不再以剥削和压迫为代价,而是以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目标。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24]。新质生产力是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的产物,归根到底是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变革旧有的生产关系,消除阶级差别,实现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这一变革使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得以提升,劳动者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的片面异化发展转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个体在物质、精神、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多层面的全面发展。

(三)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新质生产力的价值追求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更注重构建合理的生产关系,强调效率与公平,致力于解决资源分配不均、社会贫富差距等问题,以实现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一是,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数字技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便捷性,使优质资源能够更广泛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促进了社会资源的均衡分配。二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数字化生产资料的共享性,打破了传统分配制度下生产资料的垄断格局,推动了资源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流动,减少了因资源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社会不公^[25]。三是,新质生产力依托产业发展,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有效减少了失业和不平等现象。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不仅为高素质人才提供了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也为低技能劳动者提供了转型和提升的机会,共同参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关注经济效益的提升,更注重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推进,进而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正的社会。

(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质

生产力本质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也是人借以处理与自然和世界关系的工具。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能力不断增强,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有着本质的区别,摒弃了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生产力发展方式,不再将生产力的量增作为单一标准,而是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26],具有明显的生态属性,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强调对自然资源的尊重和保护。新质生产力通过绿色低碳技术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将生态优势转变为生产优势,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的经济体系,力求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可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促进生产力提升的同时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四、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良性循环面临的困境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革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生活水平的大跃升。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追求个人发展和创造性工作。然而,尽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创造了条件,但实现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良性循环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27]。然而,我国在科技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不仅限制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也影响人的全面发展。

1. 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面临“卡脖子”难题

一是,基础研究的投入和支持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往往依赖于长期的基础研究积累,而基础研究薄弱,导致科技创新的源头不稳固,无法形成持续的技术突破。

二是,培养和吸引高水平科技人才的机制和环境尚不完善。高水平的研发人才是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发展的关键,但薪酬待遇不具竞争力、职业发展路径不明确、科研项目支持不足、创新文化氛围不浓厚等问题,导致人才流失,影响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留存,制约了关键核心技术的研

发和创新。

三是,科研力量布局重复分散。科研机构 and 团队之间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不仅导致研究内容同质化,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也让资源和成果难以共享,无法形成合力攻克技术难题,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四是,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产业链不完整。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等领域缺乏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产品的全链条配套支持,关键核心技术难以实现自主可控,产业发展缺乏自主性和稳定性,导致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技术和供应链上受制于人。关键核心技术的缺失导致生产过程中出现技术瓶颈,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生产模式的创新,无法实现新质生产力的突破,从而影响了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的同步推进。

2.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能力相对较弱

科技研发与市场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使科技成果难以有效对接市场,创新成果无法迅速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不仅延缓了生产力的解放,也阻碍了新的高效生产模式的形成,进而影响了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创新成果的转化是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关键。然而,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程度普遍不高,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的步伐缓慢,限制了劳动力向高技能、高附加值岗位的转型。此外,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和制度不健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导致科研人员和企业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创新动力和激情不足,制约了人才的自由发展和创造力的释放,人的全面发展受到限制,进一步阻碍了生产力的解放。

(二)高素质劳动力结构性短缺

新质生产力的崛起,源于科技创新的迅猛发展,对具备高级技能和专业知识的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加。而现有劳动力结构还未能及时适应这一变革,导致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出现了明显失衡。

1. 人才培养体系与新兴产业发展不匹配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涉及数字化和智能化产业、深层次的生物技术研究以及可持续能源技术等领域,这些领域不仅需要掌握理论知识的人才,更迫切需要能够参与新兴产业实践、推动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的高素质人才。然而,一方面,我国的高等教育普遍侧重理论教学,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在创新驱动型、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塑造上存在不足,在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师新知识储备、实训资源等方面的更新速度远落后于新质生产力各要素的迭代更新速度,有一定的滞后性。另一方面,社会职业教育同样存在培训体系不成熟,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特别是在新兴领域的人才培养上存在短板,缺乏系统性和长周期性的培训,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对新知识、新技能、新素养的需求^[28]。当前人才培养体系存在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导致高素质劳动力质与量的双重短缺,难以匹配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大规模高素质劳动力需求。

2. 人才流动性不足与分布不均衡

高素质劳动力多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的高素质劳动力相对匮乏,导致中西部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受到影响,进一步扩大了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因此,中西部地区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创新生态体系,无法吸引和留住高素质劳动力,降低了整体的人才流动性。高素质劳动力短缺和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并存,造成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和潜在的资源浪费,也加剧了“就业难”和“用工难”现象,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导

致社会阶层固化,影响社会公平和稳定。

(三)生产关系发展相对滞后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新的生产力不断涌现,必然使生产力的发展超出现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范围^[29],导致新质生产力与现有生产关系的矛盾。

1. 劳动分工和劳动者分布结构两端分化日益加剧

新质生产力往往伴随着自动化、智能化等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产业链、供应链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刻变革,进而重塑社会的劳动分工和劳动者的分布结构。以数据和算法为核心的智能化技术逐渐取代传统劳动技能,一方面,使市场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日益增长,特别是具备处理复杂信息、操作高级技术设备和进行创新性工作能力的人才在市场上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让部分劳动变得更为简单化,与低技能或无技能劳动者相匹配的工作岗位数量不断缩减,低技能或无技能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逐渐被削弱。随着劳动分工和劳动者分布结构的不断演变,“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10]162},带来了“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因而产生了所有制”^{[10]163}。高技能劳动者由于其市场稀缺性和对高端技术的需求,收益增加,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自我实现感;而低技能劳动者则面临收入下降和失业风险,利益诉求往往被社会忽略,感到被边缘化和自我价值感的缺失,这将加剧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同时,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经济形式的发展,正在改变传统的就业模式。传统的长期雇佣方式向非正式性、临时性或非全日制特征的不稳定雇佣方式转变,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趋势,导致越来越多的低技能劳动者面临就业不稳定和权益保障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现象。

2.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双重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一方面,政府与市场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机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市场竞争形态,而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往往滞后于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实际发展需求,难以跟上技术进步和市场变化的步伐,无法及时为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引导。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新兴市场和行业的发展速度可能超过政府监管和调控的速度,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出现不公平竞争和市场失灵的现象,抑制了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市场活力,阻碍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与市场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的微观活力无法形成合力,难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导致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制约了生产力的释放和创新。

(四)绿色发展质量亟待提高

随着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正面临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步伐缓慢,绿色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绿色发展质量有待提高。

1. 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步伐缓慢

在制造业领域,传统资源型产业占据较大份额,向更加环保、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转型并非易事。一方面,制造设备更新与制造工艺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高昂的成本阻碍了绿色转型的快速推进;另一方面,利润水平总体偏低的加工制造业占比偏高,企业缺乏自主推动绿色转型的动机,企业意愿不足进一步延缓了绿色转型进程。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加剧了绿色转型的艰巨性,延缓了制造业整体的创新和升级,限制了生产力的解放,也让劳动者难以从高污染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质量。在服务业领域,劳动密集的传统生活性服务业占比偏高,而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发展不足,难以实现绿色化服务转型^[30]。这在一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的绿色化和高端化转型,限制了数字化、智能化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制约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整体跃升,也让大量劳动力被束缚在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岗位上,其技能和创造力无法得到充分释放。在农业领域,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绿色高标准农田建设滞后,使传统、低效的生产方式难以转向更环保、高效的新生产方式。这不仅让绿色农业产品难以规模化生产,限制了农业生产潜力的释放,也让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无法有效解决,阻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 绿色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第一,绿色税收体系不健全。当前税收体系尚未完全适应新经济形态的需求,导致资源配置的失衡,无法有效引导资源向更环保、更高效的产业流动,进而阻碍了生产力的绿色发展。第二,绿色税收监督机制不完善。企业通过偷税漏税等方式减少环保成本、逃避环保责任,延缓了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限制了生产力的提升和人的生活质量的改善。第三,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激励和财政投入不足。光伏技术、碳捕集技术和存储技术(CCS)等迭代较快、研发成本高昂、市场需求变化迅速,导致企业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投资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由于缺乏足够的政策激励和财政支持,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步伐进一步放缓,严重阻碍了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第四,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执行不力。在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方面缺乏明确的责任分配,污染者未承担应有的责任,导致资源过度开发和环境破坏等问题,不仅限制了生产力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对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环境成本往往被外部化,即由社会整体而非污染者或资源开发者承担。这种不公平的成本分配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既影响了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五、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良性循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进路

生产力作为人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系统性力量,本质上是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等主体性力量在物质生产中的体现。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实现人的解放与生产力解放良性循环关键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生产力的持续增长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一)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

科技创新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原动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31]。

1. 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

优化基础学科建设布局,支持重点学科、新兴学科、冷门学科和薄弱学科发展,确保学科体系的全面性和均衡性。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打破学科壁垒,形成多学科协同创新的良好局面。通过建设高质量的学科体系,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提供坚实的支撑。此外,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建立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既要鼓励竞争性的项目资助,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也要提供稳定的机构资助,确保长期、基础性研究的可持续进行,满足不同类型基础研究的需求,为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的持续涌现提供资金支持。

2.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核心,为创新打造新机制、培育新土壤,提高先进技术的自我供给能力,减少对外依赖,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聚焦重大领域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研攻关,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和“从1到无穷”的颠覆性转化。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

制,集中优势力量“打通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衔接的绿色通道”^[32],以非对称策略锻长板、补短板、筑新板,确保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和持续创新。同时,加快建设“卡脖子”技术攻关的战略人才队伍,充分发挥高校对战略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作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优化高校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结构,培育一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将人才资源转化为核心技术攻坚的动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3.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构建以市场为主导、企业为核心、高校科研院所为支撑、政府为推动、产业链为载体的“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全链条体系,实现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机制,打破信息壁垒,促进各创新主体间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的高度汇集与高效流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耦合,提高科技研究成果与企业生产需要的适配性,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实现知识生产力到现实生产力的跨越。

(二)加强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资源支撑

人才是新质生产力形成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能动主体,没有人才的跃迁,新质生产力便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1. 健全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对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引导与基础作用,以高标准、高质量为准则,加大高端人才的培养与供给。优化学科顶层设计,使其更加符合当前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根据实际情况开设和更新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前沿学科专业,并积极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以培养更多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积极推动产学研一体化有机融合,鼓励各高校、科研机构、产业企业共同致力于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紧密相关的人才培养体系,促进产教融合、科教融合、教研协同育人,促进各层次各类人才队伍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既要培养一大批掌握尖端技术、创造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型人才,也要加速培养一大批熟练掌握新的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实现从科技创新到科技成果应用的无缝对接,推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同时,要建立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评价体系,提高科技人才待遇,合理确定人才的薪酬奖励方式和分配方式,避免单一量化考核和“论功行赏”型奖评机制,以项目为导向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确保科研人员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科学研究。增强创新主体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鼓励解决实际问题,注重创新成果和社会效益的评价,激发科技人才创新主动性,释放人才效能。

2. 深化人才流动机制改革

构建跨地区、跨行业的人才交流平台,打破传统的户籍限制和行政壁垒,创造更多职业发展机会和优质生活环境,促进人才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政府应出台一系列激励措施,如住房补贴、税收减免、子女教育等福利措施,以降低流动成本,吸引人才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或特定行业流动,从而缩小地区间、行业间的人才鸿沟,促进人才资源的均衡发展。同时,注重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特别是人工智能、光电子信息、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的高端人才。通过提供优厚的薪酬、股权激励以及充足的科研资金支持等,打造优越的留才环境,吸引并留住更多国际顶尖人才,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增长注入活力。

(三)加快调整新的生产关系,释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潜力

生产力的质态跃迁形成了新质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革,以适应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

1. 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一方面,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引领作用,确保国有企业始终能够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激发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力,优化国有资本重点投向,引导国有资本更多地流向新兴战略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对国有企业在长周期、高投入、垄断性强的关键技术领域予以资助,尤其是涉及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安全、人民健康的重要战略性领域。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先锋作用,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在新能源、先进制造技术、未来网络等新兴领域迅速发展。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整合优势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链竞争力,促进民营企业抢占信息化战略高地^[33];破除企业所有制属性壁垒,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转移资助,使企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灵活投入研发,加速重大科研成果商业化;提供全方位支持,分类引导不同规模企业“智改数转”。同时,推进本土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实现国际国内标准互认,以标准引导企业自主创新;深化与国际先进企业和研发机构的合作关系,鼓励企业通过人才交流、联合研发、参股并购等多种方式开展国际合作,提升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全球竞争力。

2. 继续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体系

其一,健全所有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不仅要考虑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还要充分重视知识、技术、信息、数据和管理等新兴生产要素,确保其能够按照各自对财富的生产和价值的创造所作出的贡献参与初次分配,更好体现知识、技术和人才的市场价值^[26]。其二,强化再分配制度。建立更加公平、透明的税收体系,调整税率结构,对高收入群体进行有效调节,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所有劳动者都能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和权益保护,减少社会不公,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提供职业培训和创业支持,增强劳动者适应新质生产力的能力,实现个人发展与职业成长;加大对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的投入,提高服务质量,扩大覆盖范围,提升社会整体福祉。其三,强化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效益,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慈善事业,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公平分配,推动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3.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构建新的生产关系的关键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其一,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构建全国统一高标准市场体系,消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以市场需求引导生产要素的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完善资本市场法律法规,强化对资本的有效监管,引导资本向新兴领域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协调发展;完善自主创新成果市场化应用体制机制,支撑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最大限度地激发和释放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能量;依法加强金融与金融业监管、数据化和数据管理,建立科技安全事件应急处理机制,防范系统性风险,确保市场稳定。其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创新友好的政策环境,简化行政程序,推动“放管服”改革,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健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护创新成果,激励更多的创新活动;推进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优质资本,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环境,推动形成多元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新开放格局。

(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26],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34]。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从原来“征服和改造自然”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加快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

劳动生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活动,推动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关键在于建立绿色生产方式。一方面,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规划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新兴领域,打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有利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减少对传统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依赖。促进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的发展,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集群,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另一方面,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发展。构建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机制,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通过绿色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绿色化水平,推动产业向绿色、高端方向发展。改变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推广“绿能+智能+产业”的现代生态经济模式,推动清洁生产工艺和技术,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实现生产全过程、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化,促进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2. 引领生活方式的绿色发展

没有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就不可能形成绿色生产方式,进而无法催生新质生产力^[35]。生活方式的形成与物质条件、客观环境、个人思想和社会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需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在供给端,建立健全绿色供给体系。制定统一的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的标准与认证体系,明确绿色生产的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提高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的市场认可度和信任度;大力推广和提供节能家电、有机食品和环保材料等更多种类的绿色产品,满足消费者的绿色需求;加快绿色公共交通、绿色建筑和可再生能源等绿色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绿色服务的普及性和便利性。在需求端,积极倡导绿色生活理念。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经济手段,降低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的价格,让消费者可以更容易负担绿色消费,激励更多人选择绿色消费;通过学校教育、社区活动和媒体宣传等手段,广泛普及绿色生活知识和环保意识,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逐步改变传统的过度消费习惯,积极参与绿色消费,共同营造绿色消费的良好社会环境。

3. 加强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

一是建立健全绿色政策法规体系。制定和实施严格的环保法律法规,加强对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监管和处罚,引导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绿色生产标准的制定和执行;建立完善的绿色发展绩效评估体系,对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绿色发展情况进行评估,推动绿色政策和措施的有效落实;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低息贷款等支持绿色转型的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绿色改造和升级。二是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为新兴产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搭建绿色投融资平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新兴产业投资,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流向绿色低碳型项目和企业。三是强化风险管理保障。推行环境责任保险,分散企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的环境风险,提高企业应对环境事故的能力;建立绿色信用评价体系,推动企业提高环保意识和信用水平。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2] 张林,蒲清平.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 137-148.
- [3] 孙绍勇. 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与实践指向[J]. 山东社会科学, 2024(1): 22-30.
- [4] 徐蔼婷,陈镜如. 新质生产力提升: 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协同助力[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4(12): 1-15.
- [5] 杜传忠,李钰箴. 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机理研究[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100-109.
- [6] 刘明慧,李秋. 财税政策何以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J]. 上海经济研究, 2024(3): 31-41.
- [7] 余东华,马路萌.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 理论阐释和互动路径[J]. 天津社会科学, 2023(6): 90-102.
- [8] 张文武,张为付.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理论逻辑、主体架构与实现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1): 56-64.
- [9] 杜传忠,疏爽,李泽浩. 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 经济纵横, 2023(12): 20-28.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1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
- [15] 刘同舫. 人类解放何以必要: 马克思以人类生存境遇为着眼点的论证[J]. 社会科学家, 2015(10): 22-26.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13.
-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8.
- [19] 曾宪聚,曾凯. 新质生产力: 复合概念、发展基础与系统创新路径[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2): 5-15.
- [20] 蒋永穆,马文武. 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与培育路径[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3-11(A05).
- [21] 周文,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 2023(10): 1-13.
- [22] 高海波.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与实现路径[J]. 江淮论坛, 2024(5): 125-132.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20.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9.
- [25] 孙绍勇,李诗.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数智化逻辑旨要及驱动路向[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4(6): 101-114.
- [26]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02-02(01).
- [27]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奋斗, 2024(11): 4-8.
- [28] 马荣.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3): 48-61.
- [29] 王冬晓. 把握“新质生产力”概念的理论基础[N]. 光明日报, 2024-05-03(05).
- [30] 李许卡. 绿色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 行政管理改革, 2023(8): 84-91.
- [3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35.
- [3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07.
- [33] 蒋永穆,薛蔚然. 新质生产力理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系框架与路径设计[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24(5): 81-92.
- [3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09.
- [35] 张三元.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构建绿色健康生活方式[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4): 27-34.

On the people's orienta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 study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emancipation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ZENG Rongcan^a, ZHANG Banghui^b

(*a. School of Marxism; b. School of Public and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uman society, human emancipation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have formed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 mutual promo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promoting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to a more advanced form, aiming at realizing the growth of material wealth and the harmony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ultimately realizing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all people. In this proces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a kind of qualitatively upgraded productive forces, have a distinctive people's orientation, the core essence of which lies in always adhering to taking meeting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realizing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s the important goal, safeguarding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society as the pursuit of value, and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irtuous cycle of human emancipation and productivity emancipation still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Firstly,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restricting the breakthrough of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secondly, the structural shortage of high quality labor force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rdly,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is relatively lagging behind, and the traditional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restricts the full release of productive forces; fourthly, the quality of green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improved urgently, and the pressure on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tinues to increas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realization of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ncrease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overcome cor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blem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enhance the country's cap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quality human resources, improve the mechanism for training innovative talents,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mechanism for the mobility of talents, and cultivate and introduce high-level talents, in order to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eepen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break down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establish production relations compatible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ccelerate the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nhance the quality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the win-win situ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benign cycle of the emancipation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comprehensive progress of society.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eople-oriented; human emancipation; emancip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cap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责任编辑 周 沫)